

向偶像学琴

□张玉明 / 文 张燕 / 摄



每个人都有他心目中的偶像，球星、影星、作家乃至政坛名流、金融大鳄，千般万般，形形色色。我心目中的偶像叫李亦平，琴师。

其中缘由，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我小时候正是样板戏风行的时候。我二哥爱好音乐，他买了一把京胡，经常拉，在他影响下，我也学着拉，没几天，我也能拉几段样板戏了。我的邻居费文艺先生在北京京剧院上班，原是给荀慧生大师唱二旦的，“文革”期间病休在家，天天拉京胡，我老去听、去看，他很喜欢我。我回家跟家里一说，母亲就买了一些礼品带我去他家，说想让孩子学拉琴，免得在外疯跑惹事。费先生非常高兴，当即答应，母亲走后，就认真地教起我来。

费先生同时教我们三四个孩子学琴，我在其中经常受到夸奖。那时文化课不像现在这样繁重，我只要有时间就拉，拉的多是样板戏，也拉小开门、夜深沉这样的曲牌。后来，学校、街道的宣传队找到我，吸收我加入，我就经常跟他们演出，心里有很高的成就感。两年之后，北京戏校招生，我满怀希望地去报考，但却落榜。后来从费先生那里得知，我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落榜的。

这件事对我是个打击，后来虽然也学也拉，但积极性却不如从前了。后来，参加工作，娶妻生子，为衣食奔波，为养

家忙碌，就把胡琴收进盒子放在柜顶，基本不摸了。

199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新华书店卖音像制品的柜台，看到有《京剧伴奏带》，三盘一套，分别是“老生”、“青衣老旦”、“花脸”，就买了一套。回家一放，很能听得进去，简直可以用“声声入耳”来形容。这一下子勾起我放置多年的京胡情结，掸去灰尘，重新拿起京胡，跟着它拉起来。嘿，那种感觉真好！

这时我才认真地看起盒带上的文字，知道操琴者叫李亦平。从那时起，我对这位留着大胡子的琴师开始留意，对他的琴声，听一遍敬意便增加一分，日久天长，我就成了他的粉丝，他成了我的偶像。他的弓法、指法、手音儿，成为我追摹的目标。隔三差五，我就会听听他的录音，兴致来了，也拉几段，力求和他一模一样。后来，我知道他1954年生于天津，跟杨宝忠、汪本贞学琴，也会拉小提琴，也制作胡琴，傍过许多名角。由于经常念叨，妻女、朋友都知道李亦平是我的偶像。

最近，我办了退休手续，彻底放松了。一次，我在所在的角门东里小区，见一位老者拉京胡，水平不如我，我就上前卖弄了一下，结果邻居知道了我能拉两下，于是就有人找我吊嗓子。居委会有个小票房，也找我拉，使我的积极性一下子上来了，我买了两把制琴大师许学慈的胡琴，开始天天

练了！

这时候，在著名书法家、北京宏宝堂画店总经理淳一先生介绍下，我有幸见到了李亦平老师！

这是京城春色正浓的时节，在南城某小区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我和李老师对面而坐，我激动地跟他讲起22年前买他磁带的故事，听他磁带的心得，李老师仔细听着，不时点头微笑。他话不多，但说话有分量。他让我拉几段给他听，我拉了一段《文昭关》，这段很长，他仔细地听，用手打着板，听着听着，就跟着唱起来。拉完了，他说：“不错不错！”我心说，完全按您的路子拉的，怎么会有错？

我虚心地请李老师指出不足，他说：“弓子不能总使半弓，不能都用尾弓，要用全弓。”说着，他拿起胡琴，给我做示范。看着我的偶像给我一个人拉琴讲琴，我的感动无以言表。在李老师的鼓励下，我又先后拉了《三家店》《甘露寺》《赤桑镇》《赵氏孤儿》选段，李老师打着节拍，跟着唱，每段拉完，他都点评一下，讲得中肯，让人乐于接受。期间，他还让我试拉他的琴。说实话，他的琴明显好于我的琴。



城市华灯初上，五道口西南角，一辆帕萨特“屁股”大开，车里的物品吸引了三圈女孩儿驻足，隐约看到里面有头饰、手链、雪纺衣、帆布鞋，前面有一个小熊板，上面的绿色荧光标语赫然醒目——“总有一种风格属于您”，其中一位黑框眼镜、淡妆、长裙的高挑女孩儿在旁边微笑着介绍自己的商品，细心解答女孩们各式各样关于搭配的问题。她就是摊主路颖。

27岁的路颖是北京一家公关公司的创意总监，工作4年，月薪6000元。出身富裕家庭的她从小就对色彩有着天然的敏感，工作也选择了与此相关的职业。生活中，她也是众姐妹眼中的“时尚达人”。“以前晚上去酒吧、打牌，现在我能用自己的建议让更多的女孩找到适合自己的穿衣风格，我很迷恋这种成就感。”现在她每个月摆摊收入“能到3000元”。

体会到练摊乐趣的还有北京26岁的“技术男”林远。聪

一小时后，李老师约好的几位吊嗓子的朋友来了，他向他们一一介绍我：“这是淳一的朋友，小张，琴票。”之后，他开始给他们吊嗓子，我在旁边认真地听。有时候吊到半截儿，他就停下了，给对方讲气口，讲吐字，对方领会之后，再往下来。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儿过去了三四个小时。走出小区大门，分手的时候，我一再向李老师表示感谢，他却平和地表示没什么，都是朋友，以后常来往。

现在，我拉胡琴的劲头更高了，前两天还特意到中国戏曲学院的梨园书店购买了李亦平胡琴演奏专集伴奏谱、CD盘和DVD盘，反复拉反复琢磨，好像其中有无限的学问和乐趣，我乐此不疲。

原来，留大胡子的李亦平在我心中高大、威严甚至凶猛，是仰视使然；现在，他平和，热情，亲切，是因为有了面对面的交流，距离近了，视角变了，感觉更好了！

愿李亦平老师的琴声永远悠扬，永远好听，更愿李老师青春永葆、快乐常伴！

白领练摊 □铁文

明如斯；小林18岁大学毕业后顺利就业，每天的工作状态就是面对电脑，对话C语言，很少有机会跟人打交道。无奈之下，他选择通过练摊的方式逼着自己跟外界打交道。小林的心态很平和，“卖些电脑配件，有对电脑技术感兴趣的就多聊几句。”两个月的摆摊经历之后，“明显感觉到这哥们爱说话了，而且比我们多赚不少银子呢！”他身边的朋友拍着林远的肩膀打趣说。

在北京、上海、福州、青岛、杭州等大中型城市，类似的“白领地摊族”队伍正在壮大。他们中有公司职员、学校老师、机关工作人员，还有不少外语流利的“海归”。这些摊主们大多有房有车，与以往人们印象中的地摊族完全不同。网络上，这些“白领地摊族”们热议着适合摆地摊的地段、如何进货、如何与顾客交流并卖出商品，有网友还推出了这类地摊的“扫货攻略”，还有人提出了“在地摊中创业，享受单纯的快乐”的口号。